

殿堂级摄影大师辛迪·舍曼9件新作在沪全球首展

■本报记者 范昕

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上海再次成为重要艺术作品的集结地和首展地。

今起，辛迪·舍曼中国首展登陆复星艺术中心。这位女艺术家，凭借扮演性的自拍照在世界艺术史留名，早在1999年，时年45岁的她就被美国《艺术新闻》杂志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25位艺术家”之一，与杜尚、博伊斯、沃霍尔等艺术巨星共享这份荣耀。此次展览共汇集128组涵盖艺术家不同时期、不同系列的摄影代表作品，以及相关文献和影像等资料，全景回顾辛迪·舍曼自1970年代至今40余年的艺术创作历程。

昨天的预展现场上，千面“自拍女王”辛迪·舍曼本人也短暂现身。她感叹道：“同时呈现这么多作品给中国观众，太兴奋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上海观众对我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反应，期待和观众之间能够相互找到乐趣和灵感。”

尤其令业内瞩目的是，首展中有9件作品为今年新作，借由此次展览全球首次亮相。如此重量级的“亮相”，在近年来上海的文艺展演中已不算罕见——这是越来越多世界级名家名团将自己的中国首秀、亚洲首秀乃至世界首秀，放在上海的一个缩影，让人们看到世界级艺术家、艺术机构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艺术氛围的认可，也进一步提升着上海城市文化品牌的标识度和影响力。

全球首展的9件新作，聚焦大众文化中的自我迷失

40多年以前，辛迪·舍曼就玩起了自拍，拍下的却并非传统肖像，而是对于他人惟妙惟肖的扮演。在这些作品中，她最关注的是个人身份，如何改变和制造个人身份。为此，她身兼数职，既是导演、演员、模特，又是自己的摄影师。最终，这些照片呈现出某种近乎说谎的效果，诚如一位德国艺评家所言：“它们聚焦、嘲讽了那些存在并操控我们的东西，甚至让这种揭示发出了不平常的强音。”此次展览并没有以编年体展出舍曼的艺术历程，而是通过甄选作品梳理出与艺术家相关的两条线索，一是如何通过服装、妆容等外部设定来改变个人身份，二是如何通过表情之类的扮演表现个人身份。

此次全球首展的9件新作中，舍曼将目光投向了时下流行的高街文化。她留意到时装周外总是聚集着很多美妆、时尚博主，尽管她们未获邀入场观看，但依然精心打扮，在场外乐此不疲地自拍一番。她们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火，追求的



▲辛迪·舍曼1989年作品。

是尽可能多的点赞。“在这次带到中国的新作中，我‘扮演’的就是社交网络上这样一些人。”舍曼告诉记者。这个系列始自2016年她与《时尚芭莎》杂志合作的一系列杂志封面，当时那组封面的背景是秀场等时尚背景，今年她则将背景更换成了街景，人物与背景之间的格格不入让作品更显张力。

对当代流行文化和娱乐元素的解构与反思，在舍曼的作品中频频出现。1975年，在她艺术生涯的早期，就留下过一系列戏仿时尚杂志封面的《封面女郎》。此次展览即呈现出其中的两组六张封面。在每组作品中，舍曼分别拍下了杂志原版封面，自己模仿原版的封面，以及通过剪切、拼贴、双重曝光等

手段制作的带些荒诞意味却又试图以假乱真的封面。人们可以看到，后面两张封面，一张表现的是迎合，一张表现的是反抗，恰可被视为人们对于时尚非常矛盾的两种态度。在这样的大众文化之中，一味追逐潮流的人往往容易迷失自己，舍曼借由这组作品，思考的正是这样一种迷失。有意思的是，当年从时尚杂志汲取灵感的舍曼，还是一个时尚消费者、追求者。多年以后，她自己则早已成为时尚内容的创造者。

拍出近400万美元，曾创下单幅摄影世界纪录

偷穿妈妈的高跟鞋，拿出大人的口红粉底往脸上疯狂涂抹，把自己打扮成

辛迪·舍曼9件今年的新作借由此次展览全球首次亮相。如此重量级的“亮相”，在近年来上海的文艺展演中已不算罕见——这是越来越多世界级名家名团将自己的中国首秀、亚洲首秀乃至世界首秀，放在上海的一个缩影，让人们看到世界级艺术家、艺术机构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艺术氛围的认可，也进一步提升着上海城市文化品牌的标识度和影响力



▲辛迪·舍曼2017-2018年作品《无题585号》。

▲辛迪·舍曼1978年作品《无题电影剧照21号》。

(艺术节组委会供图)



“别人”，这是舍曼从小爱玩的游戏。1972年，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主修绘画的舍曼，延续着儿时的爱好，常常走街串巷淘来老旧的服饰、假发、道具，把自己打扮成各式各样的角色，对镜摆拍，参加社交活动。终于有一天，她的同学兼男友罗伯特·朗格忍不住向她建议：“不如把你花这么多时间做的这些事拍下来。”这个建议使舍曼丢弃了画笔，走上观念艺术之路。展览现场，舍曼创作于1975年的一件长2分22秒的影像作品《娃娃的衣服》，就是她观念艺术的起点，揭示出换装的过程，就是她自我转变的过程。

拍摄于1978年至1980年间的黑白系列《无题电影剧照》是舍曼的成名

作。总计近70张的这组照片被置于一整面展墙上，格外富有视觉冲击。这些照片看上去似曾相识，仿佛希区柯克或安东尼奥尼电影中的场景。事实上，它们都出自艺术家的杜撰，只是抓住了某种人物类型的性格。舍曼把自己打扮成电影里形形色色的女主人公，家庭主妇、图书馆员、有钱人家的女佣、搭便车的女郎……她们摆出或委屈或性感的姿态，再现的正是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塑造的女性固有形象。当舍曼拍下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张照片时，她发现与自己此前拍过的一张有些许相似，于是决定停止这个系列，她认为再拍就是重复自己。1995年，《无题电影剧照》系列被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以100万美元收藏——这是当时的天价。

2011年以近400万美元创下当时单幅摄影作品世界拍卖纪录的《无题96号》，连同这个系列的多幅作品，此次也有缘为上海观众所见。这是艺术家1980年代初继《无题电影剧照》系列之后首次对彩色照片的尝试。这个系列将对女性情绪、心理的探索深入到一个极致，也将舍曼身上的女性主义标签推向顶点。

“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雷佳民族民间歌曲音乐会”上演

博采各国音乐元素，为传统民歌注入活力

本报讯（记者姜方）作为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节目，“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雷佳民族民间歌曲音乐会”昨晚献演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用15首来自中国六个民族、12个地区的歌曲，勾勒出一幅绚烂的中华音乐版图。

云南藏族民歌《美人》灵动优美，蒙古族长调《诺恩吉雅》泰然悠扬，根据侗族大歌改编而成的《夏蝉之歌》嘹亮流畅，江浙吴语小调《紫竹调》清奇婉转……随着音符流转，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鲜活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这场推出于2017年的音乐会曾亮相中国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厅、清华大学等地，广受好评。

此次来沪参演艺术节，雷佳表示十分期待，因为“上海观众热情又专业，能激励所有艺术家把作品打磨得更精致”。她力图以重新编配的民歌体现“新国风”的音乐理念——在忠于中国艺术传统的前提下博采各国音乐元素，为中华传统民歌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昨晚的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歌唱家廖昌永担任主持人。他深入浅出地讲解了15首歌曲的风格与背后的故事。“中国有无数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值得深入挖掘。尊重传统、用心表达，雷佳为民歌在当代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与探索。”

音乐会由赵麟担任音乐统筹，夏小汤执棒。西方弦乐四重奏，笛子、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以及吉他等现

代乐器组成的小型乐队，带给观众熟悉又陌生的民歌聆听体验。比如《诺恩吉雅》“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雷佳民族民间歌曲音乐会”昨晚献演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用15首来自中国六个民族、12个地区的歌曲，勾勒出一幅绚烂的中华音乐版图。

一曲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兼具高亢粗犷和缠绵悱恻，把观众思绪带到了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原来为了用不同语言和方言演唱民歌，雷佳多次前往全国各地深入民间采风。据悉，之前雷佳出演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女主角，采风期间她整日和榆林老乡在一起生活、交流的经历，让雷佳不仅把“米脂婆姨”刻画得惟妙惟肖，还练就了一口纯熟又地道的陕北话。

“这首蒙古族短调表达了对远方父母的思念，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雷佳说，民歌既能唤起五湖四海国人的乡情，也能跨越国界和语言，“就和我们听莫扎特、贝多芬时所感受到的冲击一样，打动人的音乐是世界性的。”

在不久前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中，雷佳和大提琴家马友友率领的丝绸之路乐团合作时，她所演唱的云南藏族民歌《美人》就让这支“国际乐队”深受感动。



“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雷佳民族民间歌曲音乐会”昨晚献演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这场专场音乐会曾亮相中国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厅、清华大学等地。图为音乐会资料图片。姜通摄

宏大主题下瑰丽的艺术想象

——观上海民族乐团《共同家园》音乐现场

李昂

乐评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恰逢举世瞩目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开幕当天，上海民族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共同家园》音乐现场，以中国民乐的全新声音，与开幕现场形成美妙呼应。

竹笛演奏家金锺主奏的《风吟》与《水行》为音乐会开篇。在简约的音型下，演奏者以竹笛和尺八虚实相间的演奏技法营造出对于“风”“水”之缥缈空灵的具体勾勒。第一篇章的第三曲《火舞》则以雄浑铿锵的七面中国大鼓与非洲、美洲等打击乐器奏出的多节奏型交织，穿梭其中的非洲笛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打击乐融合于强烈的“原始感”之中。

第二篇章中，在埃及、巴比伦、爱尔兰文化色彩浓厚的舞台背景下，犹如“博物馆”式空间中，13位乐团演奏家构成的小型室内乐队席地而坐，以嵌入传统丝竹乐队中的异域乐器音色，呈现出对于“泛西域”风格的浪漫想象。在重新改编的《天籁》一曲中，王音鑫演奏的塔布拉鼓与俞彬演奏的五弦琵琶，将印度古典音乐大师拉维香卡带有现代感的《西方吃肉》一曲重新拉回神秘而飘逸的风格之中。《欢舞》一曲更是巧妙地将萨塔尔和艾捷克的音色与爱尔兰舞曲风格进行融合，在爵士蓝调的动感音型下，笙、二胡与竹笛三位乐手的华彩段落更是热烈撩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身处国际化大都市的民乐演奏家，接受大量多元风格音乐文化的同时，必然会催生出对于民乐风格的调试与创造。如果说前两个篇章“天”“地”呈现出对于人类起源和文化旅行的浪漫想象，那么第三篇章“人”则透露出本场演出对于大众审美的精心考量。在“对话”理念的引导下，二胡与马头琴、琵琶与弗拉明戈吉他和舞蹈、阮族与俄罗斯弹拨乐、唢呐与电音摇滚，构成多层次的美丽邂逅。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中俄弹拨乐手指尖缓缓流出时，击中了不同年龄段乐迷的听觉神经；姚新峰领衔的三位胡琴演奏家呈现的《奔腾》、俞彬细腻而充满张力的“弗拉明戈琵琶”，以及唢呐演奏家胡晨韵点燃全场爆点的《超越》，看似驾轻就熟的演奏，实则得益于乐团演奏家日常演出中对于不同音乐风格的大胆尝试与探索。第四篇章“和”由两首短篇幅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构成，译语重新配器的《风与鸟的密语》与王云飞创作的《家园》，以“鬼才”与“传统”的两极风格呈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沉思考。在指挥姚中申的引领下，全场观众和着返场曲目《我爱你中国》齐声高唱，将这场国际范儿的民乐狂欢推向高潮。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启全面职业化进程以来，中国民乐承袭近代“国乐”之文化理想，艺术观念与民族情感紧密相依。所以，民乐的再造与融合，必然要考量其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不可剥离的文化属性。值得欣慰的是，自2016年“海上生民乐”以来，上海民族乐团的大型“音乐现场”模式下，乐团与一批上海本土青年作曲家如黄磊、孔志轩、韩闻赫等紧密合作，通过他们与乐团演奏家的共同摸索，在可听性与艺术性上实现了良好的平衡。同时，以不同年龄层的杰出演奏家团队为依托，呈现出不可复制的表演艺术经典，传达出提振文化自信的时代想象。（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